

民生

第卅三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
八月廿七日出版



本期要目

專選要聞

論文

請教民初先生

馬之良

中國之大同

郎德沛

中國婦女參政的回顧與前瞻

龍綺女士

社會花絮

茶市風光

小言

學府春秋

暑期學校

蓑

靈臺

不可說的原因

蜀青

聖水奇春錄

憶鶴

月明人倚樓隨筆

許寶駒

蕉石詞

琴倫老人遺稿

詩

釋堪

文

壯侯

海外風光

一位

插圖

德興

編者的話

▲馬之良先生的「請教民初先生」一文，論斷非常精闢，關心國事者，不可不讀。

▲春秋起衰亂以近昇平，由昇平以極太平，有見有聞有傳聞，分爲三世。所見徵其詞，所聞痛其禍，所傳聞殺其恩。辦內外之治，明王化之漸，施詳略之文，故世愈亂而春秋之文益治，蓋緣禮義以致大同。孔子以身任萬世之權，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萬世之始，並非偶然。郎德沛先生「中國之大同」一文，主張由中國之統一，以致世界之大同，所謂「遠近大小若一，由內而及外也」。

▲龍綺女士的「婦女參政的回顧與前瞻」，主張將社會與家庭打成一片，以婦女新的姿態演出和男子一般的方法去競選國民大會代表，不必以狹隘的婦女競選會來推候選人，引起男女仍然不能平等的歧視，且以爲家族制度沒有打破以前，離開家庭，便沒有社會，立論新穎，純以客觀態度研究，值得一讀。



八月廿三日輯

桂局迄未 不絕如縷

廣州十九日電訊，近日桂方態度，日見強項，李白下野，且在梧州方面，集合重兵。按自香翰屏鄧世增掛桂同粵後，中央各要員，一週來對和平解決桂事，異常努力，蔣委員長尤力主寬大，聞交劉雄章攜去之解決辦法，其大要為：(一)白就新職，或以浙主席名義出洋考察，(二)李可暫留桂，(三)桂省政府仍由黃旭初主持，(四)在桂軍隊，由中央另頒番號，改編為六師等，十七日在港電訊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李振球，劉蔭隱，結果決定(一)召開非常會議，以李宗仁，白崇禧，李濟，劉蔭隱，陳銘樞，黃旭初，李任仁為委員，(二)李濟為主席，兼組織部部長，劉銘樞為國際特派員。兼僑務部部長，劉蔭隱為宣傳部長，(三)設立軍政府，李宗仁為主席，蔡廷楷，白崇禧為副主席，廖磊，李品仙，夏威，覃連芳等為委員，(四)組織總軍部，李宗仁任總司令，蔡廷楷，白崇禧為第一二

路總指揮。同日廣州消息，四路總部十八日下午三時接軍報，夏威部四千餘人，紛向羅今信宜推進，已到邊境，前方發生小衝突，並據此間消息，靈通者稱，桂局前途，益難樂觀，蔣委員長連日與各要人均有會商，對桂局最後的政治解決之道，除蔣電李白外，黃紹雄亦電李白必能接受，而但逆料李白對此恐未必能接受，而和平談商之前途，將益見黯淡，衆信三五日內，必有重要發展。

續得十九日香港電訊，李白連日開軍會，決議要案，(一)檢討新政府組織大綱，及定期召開「檢討」代表大會，(二)澈底守桂，(三)全省男女悉服役。(四)全省公務員，九月一日起停薪，家族由政府供給生活費，並令各校長期開學，高中以上學生，一律編為學生軍集營。

二十日上海電訊路透上海電，某官方發言人，語新聞記者，對昨傳蔣初限李白三日內接受中央新任命，繼又限期展緩為一星期說，加以否認，該發言人又稱，解決桂局之條件性質，雖極寬大，但仍為李白拒絕，一面再提出對峙條件，積極作軍事準備，但蔣仍未放棄和平解決之希望，故談判仍在進行。二十日香港電訊葉志奉黃紹雄命，二十日乘車赴三水入桂，勸李白就範，又續電稱，蔣對桂已決定以維持中央威信，及二中全會決議，對李白要求予以相當接納為原則，日內擬定折衷辦法，桂方能否接受，日內即可覆電。

粵省長官 就職蔣氏 訓詞要點

廣州十七日路透電訊粵省新政府各高級黨政軍人員，均於今晨正式宣誓就職，儀式極高，雖在颱風之中，蔣委員長仍按時到連中山紀念堂監督，軍隊防範頗嚴，以免意外。蔣氏演說，歷一小時，表示其欲完成粵省為中國革命根據地之決心，又鄭重聲稱，統一粵省之要點，實為趨向全國統一之主要步驟，蔣氏對於該省在過去十年中進步遲緩，極表失望，並謂欲建設廣東為模範省區，殊有實施三民主義之必要云。

又同日廣州電訊，東廣黨政軍長官就職典禮，蔣委員長訓詞要點，(一)這次廣東同志撥亂反正的革命行動，不僅恢復了革命策源地的光榮，也恢復了本黨從來的革命精神，(二)黨政軍今日首先急要做到的三件事(三)革命成功在實現三民主義，主權的精神，在中國固有道德，黨政軍都要從禮義廉恥四維與八德做起，(四)大家都要以嚴正律己，以嚴正紀治事，竭盡職責，規過勸善，有始有終，(五)赦免李濟陳銘樞及其以下人員，(六)廣東與中央之關係，是不能分割的，(七)願一致努力修養偉大人格，轉移風氣，振作人心，建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區與健全黨部，鞏固革命基礎，恢復光榮歷史。

廣州十七日路透電訊粵省新政府各高級黨政軍人員，均於今晨正式宣誓就職，儀式極高，雖在颱風之中，蔣委員長仍按時到連中山紀念堂監督，軍隊防範頗嚴，以免意外。蔣氏演說，歷一小時，表示其欲完成粵省為中國革命根據地之決心，又鄭重聲稱，統一粵省之要點，實為趨向全國統一之主要步驟，蔣氏對於該省在過去十年中進步遲緩，極表失望，並謂欲建設廣東為模範省區，殊有實施三民主義之必要云。

整理粵省幣制孔氏發表談話

九江二十日電訊，於整理粵省幣制，孔氏發表談話云，查一國幣制之

好否，關係國民經濟之興衰，如幣制之良好，則物價安定，國民經濟備正軌以發展，幣制不良，則物價暴起暴落，工商各業人民生計，俱必大受損失，國際貿易常處逆勢，入超增加，資

總額竟達二萬四千九百餘萬元之鉅，所有現金準備，只合百分之四十三，其充作保證準備之省庫券九千二百萬元，基金一不確實，即毫券以致信用喪失，匯價反常，人心恐慌中央顧念粵省民生力謀拯救，故即由財政部派員協助整理，而粵省當局，始終徘徊遲疑，未能接受。迄粵省接奉中央長令，財政部即派財政部鄒次長宋兼廳長，偕同金融界領袖及經濟專家來粵，考察實際情況，作成報告，並經本部長詳加考核，疑其方案，派員到粵向蔣院長陳述，並據各方文電，紛請確定比價，雖主張各有不同，而其希望幣制改善之用意則一。中央對於粵省幣

金，審核賬目，詳查其所發行之正確數目，與籌發公債期內，暫特定辦法如下，(一)廣東省市兩銀行原毫券發行總額，共計仍照行使，(二)一切稅收其向以中央法幣為本位者，仍舊辦理，如無法幣，應按日市價計算，折合抵繳，但不得超過加五計算，(三)計算辦法，即由財政部定期分別施行，此後毫券之準備，既已充實，持券人之利益，得有保障，物價穩定，社會經濟發展，俟應辦手續完成，再由財政委定收換辦法，施行法幣，俾全國幣制歸于統一，全粵民衆之福利，亦得永久保障矣。

綏東形勢緊張匪軍企圖西進

七日北平電訊，察綏邊境發現匪軍，第一軍長為馮姓，目前即開始向興和，陶林，集寧境內進犯，勒贖賂備至，外所據村落，糧倉被破，匪則另行向外發展，企圖積極西進，則另一部，日前被駐軍總承綏部擊退，現仍在嚴防中，綏東形勢漸趨嚴重。

變化，余暫不擬赴北戴河。

七日天津電訊西田擬下週赴平，據談，綏東事未聞情報，但願遇事開誠相見，互相諒解，或可大事化小，又據電訊，津日方對綏東事極注意，田代今晨召開幕僚與武官會議，由朔山報告綏東近況，及偽李守信部情勢，嗣就現局商討，至午夜散，翌山即飛返，注視情形。

十六日張家口電訊綏遠省軍，已由察方開來綏遠之軍隊，在平地泉附近發生戰事，今日接平地來信，謂已有受傷兵士，由前綫運抵該處，惟確數尚未知，刻由平地泉向東之交通均斷，通商都道路亦截斷，聞戰事即在該處附近，結果如何，尙無消息，張家口現甚安，張北確已與張家口斷絕交通。

十六日上海電訊華聯天津電，李守信部集中商都後，積極擴編，並組輸送隊圍大舉，犯綏熱偽軍王靜信部，進展甚速，已抵沽源寶昌漢李守信防準備合力侵綏，近派大批派人公開煽惑，接濟軍火，商都日機場，停有轟機九架，偵機五架，坦車七輛。十六日北平電訊歸綏電稱，犯綏匪衆及黨偽各部，自本月四日再度進授受創後，現分向赤峯承德等地乞援，預料在日內，當不能所舉動，刻晉綏察蒙各軍，已在綏東公幹及平綏鐵路兩側各要隘，分段扼守。十八日上海電訊，華聯社天津電

商都寶昌各縣，偽軍雲集，察北商民存根，被徵一空，並迫壯丁組防共自衛團，隨軍出發，在綏東邊，大肆活動，現綏東尙無急劇變化，惟漢奸甚多，竟公開散發文告，宣傳將於最近召開所謂防共大會，某方擬在張垣收買匪徒，組別動隊八中隊，每隊二十五人，發給械彈，有所企圖。

北平十八日電訊關係方面消息，匪軍上次侵犯綏東，死傷三四百人，現在商都一帶，從事整理，擬日內再圍騷擾，綏東防備極嚴，決難得逞，大部日軍，現集多倫，用意不明。又據續電張北西南公會村一帶，目下集有多數番號不明之匪軍，企圖分竄察西五縣，情況緊張，交通悉斷絕。

川越召開會議日方要人集津

川越大使抵華北後，東京方面對於調整中日關係之空氣，亦頗見濃厚，日本對華政策，外陸海三相經最近數週會議，雖已獲得調協，然日本駐在國各處之外交及軍事代表其活動仍不能一致，且常超越東京政府之意向，此種政策距離外交一元化之目的尙遠，東京當局深覺中國方面之嚴重誤會，一部則即係因之而生，種種障礙不除，則中日交涉前途將無澄清之望。此次外陸海三省乘川越華北之機，亦即分別派遣影佐中村及大田赴滿洲及平津，其主要任務，即在傳達三相所決定之方針，俾使一方面國內外官員

又一方面駐華軍事及外交代表之步驟，得以一致。此項工作，如見成功，則中日外交途徑之漸趨常軌，始能較易達到目的。此間官方及報界之意見，尙認日本對華政策，在最近將來，將漸轉向遵循外交路線，對中央政府談判之途，以求獲得減低海關稅率及開發河北經濟之權益，然後再進而解決各項懸案，預料若無枝節發生，則中日談判，將於九月間開始，日來對千對華態度不佳之日本報紙，日來對報告中國新聞，亦見審慎，此亦值得注意一點也。

十九日天津電訊川越二十日晚來津，華北各地領事，二十一日可到津，總領事會議增加，(一)決定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具體方案等議題，日外省頃有密令到津，由川越開會時傳示於京，川越所召華南領事會議，決二十八日在滬開幕，滬京漢粵港諸領，皆往出席。議題與華北會小異，擬就在津據得經濟提攜問題結果，再加討論。據續電，日駐屯軍，將於廿日召開各地武官及高級幕僚會議，以橋本影佐等為中心，討論各項問題，各地武官大本等，十九日晚已來津，今井石野廿日亦可抵津，準備參加，日領事及武官兩會議閉幕後，將於廿四日由田代川越橋本松室等，及日外務海陸三省特派來華之影佐等，舉行首腦會議，對一切問題，作概括的研討，製成假定方案，由影佐等分別攜同報告。



請教民初先生

馬之良

自六月初兩廣發生異動，國內輿論，一致抨擊兩廣，擁護中央，尤其是鄒海濱先生致粵軍事當局函中「二十餘年舊交，不忍見君中人以華制華之詭計，躬冒為虎作倀之不諱，諫既不聽，留復何益，」的幾句警語，與胡適之先生六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最為有力。這兩位的政治見解，向來和中央不盡相合，到此統一國家的最後階段上，抗敵救國準備工作的要着上，能為此公正的討論，來警告自私自利的軍閥政客；喚醒近視淺見的鄙夫俗子，真是國家民族前途的光明。乃時隔二月，忽又見到有一致問胡適之先生一文，作者民初先生對胡先生的意見發生懷疑，我細讀一過，覺得民初先生的懷疑，或由於誤解胡先生的意思而起，或由昧於事實之故，爰特不採誦陋，略抒所見，以就教於民初先生及各位讀者。

一、胡先生「反對用統一的招牌來起內的內戰，是中央對於地方求全責備而起的內戰，」

戰，是軍閥和軍閥爭權奪利而起的內戰；如果有人叛亂國家，胡先生就不反對中央政府用全力戡定，因為中央戡定叛亂，是應該的，不得與以上所說的內戰相提並論，這個意義是很顯然的，在邏輯上有何矛盾呢？如果認定一戡定叛亂，亦就是用統一的招牌來起內亂，「那末不但共匪不應該剿伐，就是陳炯明反叛，袁世凱稱帝，也不應該聲討了。兩廣中敵人以華制華之詭計」情形與溥儀股汝耕極相類似，民初先生致疑於中央之戡定，就邏輯說，如果中央討伐溥儀股汝耕，民初先生豈不是也要同樣的反對嗎？我們反對內戰，但我們主張中央戡定一切的叛亂，至於叛亂能否用政治方法解決，或應如何先後戡定，政府審察全局，各方情形比我們明瞭得多，我們不敢不負任責地亂說。

二、十九年間馮之役，證明東北軍誠心內向，於是發生九一八事變，中央軍伸足到華北，敵人竭力壓迫其退回，前年慫恿閻變，今年鼓動兩廣異動，莫不以打到中央為其目標，胡先生說，中央政府久已成爲敵人眼中之釘，是有鉄般的事實證明。四五年來，中央政府因國內的弱點太多，力量太薄，未足與敵人抗戰，忍辱負重，委曲求全，我們自然是承認的，但此種「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精神，我們赤誠愛國的國民，不但

應該諒解政府當局的苦心，而且應有深切的同情與共同的努力，民初先生認為中央政府與敵人謀「妥協」，「乃是敵人眼中之肉」真是昧於事實了！不過，這幾年來，國土主權的喪失，確不在少，使我們十二分痛憤，外交當局會否盡其最善的努力，是值得切實審察的，但我們不欲不顧情勢事實，隨意抨擊，應該設身處地想一想。

三、胡先生說：「友邦的策略是路人皆知的；凡可以統一中國的政府必須打倒」。這話，上節所述的最近事實，已夠證明了。民初先生引日本強迫袁世凱承認廿一條及懲惡洪憲帝制的事，認為「友邦之策略，是對凡可以統一中國的政治力量，多用威迫利誘的手段，馴服或脅服，使之軟化，以為己用，不必一定要打倒，」日本一知道國人不容袁賊之倒行逆施，「而一方面來強迫其承認廿一條，他方面懲惡其僭稱帝制，試想，不欲打倒行將統一中國的袁世凱，為這樣的做法嗎？這種做法，是殺人不見血的做法；如果袁世凱不稱帝制，不承認廿一條，他為倒得這樣快嗎？何況日本一方面「故獻殷勤，小施恩惠，予反對者以種種方便，」其欲打倒袁世凱的用心，原是很露骨的呢？袁世凱上他的當，弄到衆叛親離，故為其打倒，現政府不上他的當，所以只好用武力來壓迫

，他越用武力來壓迫，政府準備抗戰工作越積極，國內民心（漢奸和近視眼除外）越團結，故我敢斷定現政府決不至為他打倒，雖然他處心積慮所必須打倒的。

四、胡先生說：「所以這三年以來，友邦策略，全注意在一個方面，就是敵視中央政府，勾結地方割據政權，減消中央政府的能力，破壞中國的統一。」這話的事實尤其多了，偽滿洲國的造成，為冀東偽組織的卵育，逼成冀察的特殊政權，挾制德王的內蒙獨立，煽動閩變，援助兩廣，都不外是這個策略的實施；日本苦心孤詣地確立這個策略，繼續不斷地實施這個策略，我們反過來看，中央政府的對日態度，也就很可瞭然了。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敵，中央派最精銳的第五軍去協同抗禦，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敵，中央關王兩師也參與拚命，惟有馮玉祥以在野之身，擅組抗敵軍隊，政府為整飭綱紀，不能予以同情；然而馮玉祥現在終為中央負責人之一，十九路軍會當閩海方面之重任，廿九軍得管華北方面之鎖鑰，中央崇德報功之意，固屬灼然可見。今日冀察之局，或謂日人要挾而成，然使廿九軍無前功，雖有要挾，我信中央亦決不畀以如此重任。至於十九路軍在閩自作孽，那是無怪中央了。漢奸賣國行為，中央非不痛心疾首，徒以事實上有種

種困難，不容放手剪除。中央熟權國家民族利害，勉強容忍，稍稍寬假，自有不得已之悲哀。我們看到兩廣借重日本的人才，憑藉日本的經濟援助，未聞中央有一個日籍顧問，借一塊日鑄銀圓，民初先生說：「友邦與中央實互相攜手於先，」不知有何根據？

五、胡先生說：「這三四年來，中國漸漸像個現代統一國家的樣子了，」民初先生說：「敢問胡先生，中國自九一八不抵抗以後，像那一個現代統一國家的樣子？」我來代答民初先生：滔天共匪的主力殲滅了，除兩廣及外力造成的東北特殊局面外，西北西南均服從中央了，多年割據的省份，政令軍令均逐漸統一了，從來混亂不堪的幣制也逐漸統一了，向來無綱紀的外交也逐漸統一了，這些統一國家最主要的幾個條件，均有很顯著進步，逐漸統一了，這是一漸漸像個現代統一國家的樣子」的重要幾點，至於交通開發，水利的興修，教育的整飭，禮俗的改進，猶其餘事。自然，這樣的現狀，「離我們理想中的政府還不知幾千里遠」，所以胡先生沒有說：「中國已經成為現代統一國家的樣子了。」而說：「中國漸漸像個現代統一國家的樣子了。」民初先生接着又說：「像土耳其之戰勝希臘而復興嗎？像德意志之撕破凡爾賽不平等條約而自立嗎？像阿比西尼亞之宰

為玉碎不為瓦全嗎？像蘇聯革命時之大戰列強的圍攻嗎？」民初先生請想想，當時的希臘可以與現在我們的敵人等量齊觀嗎？蘇俄革命時，列強正戰後精疲力竭之際，而且英法都遠在歐西，現在我們的敵人，貼近東鄰，正是勢充力足馬肥刀快的時候，前後彼此，又可以同日而謂嗎？墨索里尼自始即欲一口吞下亞比西尼亞，所以亞比西尼亞不得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而現在終於玉碎了，我們的敵人，還不敢把我們全國一口吞下，我們還可以臥薪嘗胆來準備報仇雪恥，在此種情勢之下，亦來效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所為，是乃匹夫之勇匹婦之氣；有遠見，有決心，負國家民族之重的政府，豈肯出此？豈可出此？我想稍有常識的國民，也決不欲政府出此。德意志自革命成功後，除遭經濟恐慌襲擊外，政治上可波折，常能迅速平定，朝野上下，莫不同心協力，積極準備報仇雪恥的工作，而且大戰雖遭失敗，物質文明的基礎，固猶如昔，然至撕破凡爾賽條約，亦十餘年矣，即希特拉登台，亦三四年矣，民初先生只見其撕破凡爾賽條約而漠視其原有文明基礎及十餘年之準備，抑何淺見之甚？我國飛機大砲不能自製，生產轉運遠不如人，經政府提倡多年之體育，一旦參加世運，馬上一敗塗地，連比賽資格也爭不到一席

，我們虛心一想，除血肉和泥土外，那一樣能和德國能和我們的敵人比長絮短？民初先生忽略了時間空閒及其他種種，拿土耳其蘇俄亞比西尼亞和德意志來比現在的我國，這種論調，實足以聳動一般國民的聽聞，雖然民初先生未必有意於此。

六、胡先生說：「抗敵救國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在一個統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國中無數往日反對國民黨或南京政府的人，自從九一八之後，深知統一的必要，都不惜拋棄成見，捐除嫌隙，站在國家的立場，來擁護政府。」民初先生說：「九一八以前，反對國民黨或南京政府的人，九一八以後就不反對了，那末，這種人，是不是實際贊成不抵抗主義？贊成喪權辱國？所謂成見，所謂嫌隙是什麼？為公乎？為私乎？站在國家的立場，無論何人，似應當擁護政府抗日，不應當寬容政府降日，才是正大道理，政治上的是非，才能大白！一非有統一的政府，不足以言抗敵救國，喪權失地的奇恥大辱，非謀洗雪不可，而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所以國中無數往日反對國民黨或反對南京政府的人，都不惜拋棄成見捐除嫌隙站在國家的立場，來擁護政府統一國家，完成抗敵救國的第一個條件，這種人是誠意抗敵雪恥的；因為欲抗敵雪恥，不惜將

政治上的成見和私人的嫌隙付諸流水，其抗敵雪恥的誠意，是超於一切的，國家事實上沒有馬上抗敵的力量，硬逼政府馬上去抗戰，不惜把國家民族孤注一擲，這種人，如果有強迫政府的力量，將成為國家民族萬世的罪人！沒有強迫政府的力量，也是國家民族的蟲賊！這是「政治上的是非」！這是「正大道理」！

總之，抗敵救國是必須的，現在抗敵不是公理問題，是實力問題。實力不足，不足以言抗敵救國，實力不足，貿然抗敵，是不能收復失地的，是不能洗雪恥辱的，是要喪失更大土地的，是要蒙受更大恥辱的。我們欲抗敵救國，應該積極準備實力，準備實力，須從多方面着手：我們一方面來督促政府積極準備，監察政府積極準備，一方面，我們國民自己也應該負起一分責任，準備一分實力。政府一時不能抗敵，我們是可以諒解的，政府不準備抗敵，我們是無可寬恕的，我們是堅決反對的，民族蒙此奇恥大辱，政府不能積極準備實力，積極準備抗敵，我們也是不能寬恕的，我們也是堅決反對的。

統一民族國家，是準備抗敵救國的第一步工作，是抗敵救國的第一個條件，我們主張準備抗敵救國，故擁護政府統一民族國家，如果有人阻撓統一，就是阻撓抗敵救國，

我們就不惜主張政府用全力戡定。民初先生說：「如胡先生要贊同統一的內戰，無寧贊成抗日的內戰之爲愈，」抗日剿共，是中央兩大政策，亦是兩廣的三大政策之二，因爲二者都是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中央力能剿共，就殲滅了共匪的主力，前者共匪盤據湘贛時，中央軍全力剿除，兩廣貼近匪區，按兵不動，現在日軍在兩廣數千里之外，揚言抗日，果真是抗日嗎？何況兩廣一中人以華制華之詭計，一有鄒海濱先生之函爲證，兩廣聘任日籍顧問，購買日本軍器，借用日本款項，有日人喜多氏的談話爲憑呢？中央爲抗敵而統一，故胡先生主張中央明令討伐阻撓統一的邦亂，這正是所謂政治上的是非，「正大道理」。

民初先生結論謂：「我個人的愛國愚見，是要統一必先抗日，」抗日而勝，誠然有助於統一，試問抗日而敗，如何？目下我國有無抗日勝算？又謂：「若不抗日而統一，不但是怕成夢想，即使果真統一了，又有何用處？」胡先生擁護統一，爲的是要抗敵，統一不抗日，試問誰有這個主張？這種無的

放矢，恕我不再詞費了。所以我們的主張是：

統一抗日！

準備抗日！

積極準備抗日！

或者以爲我們積極準備，日本亦積極準備，如何將來能夠抗日？那末，請看，日本維新時，帝俄爲世界第一強國，亦在積極整軍經武，爲何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本能一戰大勝呢？最近十餘年來，德國固然處心積慮，欲解除列強的束縛，同時法國何常不秣馬厲兵，想永遠壓住德國，而現在希特拉居然能片面撕破凡爾賽條約呢？這是因爲軍事上的準備，是有相當限度的，在某限度以下，發展極速，到了某限度以上，進展就逐漸遲緩了：所以只怕我們不能積極準備，果能積極準備，將來必有收復失地、洗雪恥辱之一日！

中國之大同

郎德沛

大同爲吾國古來政治的最高思想，足以表現中國民族之和平性，是以國民黨亦以此爲革命之最終鵠的，惟所謂大同思想，應以

全世界為實行之對象，不僅對於中國一隅而然，其範圍既極廣大，其事業殊為宏艱，故自見載於禮運篇以來，三千年間，僅止於書上之理想，猶未躋於實現。國民黨創造於中國民族危岌之秋，受全國民衆付托之重，爰由總理手創三民主義，以為建國之途徑，抱定大同思想，以期世界之和平，其恢宏之意志，高遠之精神，救國愛民之苦衷，不能不令人傾服無地，惜天不假年，事業未及一半即中道賣志以歿，此後中國內亂滋甚，幾無寧日，幸十六年北伐成功，中國漸次統一，繼總理主持黨政者得人，各方日趨上軌，政治建設，均有起色，所不幸者，中國數千年來南面稱王之封建積習太深，有少數行

省，猶不免各自為政，與中央貌合神離，以是統一其名，混一其實。對於全國建設，及準備救亡復興民族前途，終屬不無障礙，欲求理想大同，不啻南轅北轍，歷年中央當局有鑒於此，深覺大同有賴統一，攘外必須安內，故十年來幾傾全力於勦匪與戡亂工作，自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法後，幸將匪衆漸次肅清，其久與中央疏遠之川滇黔甘寧青諸省，近年亦為德化所被，傾誠帖服，近自粵省解決，尤有劃期之開展，現除東北四省及新疆廣西外，中央兵力已遍全國，此誠民國四年以來中國僅有之現象也。

先安內而後攘外，為政府既定之方針，不容吾人置喙，惟謂統一即為大同，未

免輕重顛倒，即由統一以求大同，就中國本身言，亦似覺緩急失宜，蓋中國封建思想既已根深蒂固，欲加改造，一面固應去其積習，一面尤須示以平等，倘對於地方專以力征經營，一切設施，視如化外，則地方人民痛感中央之待遇不公，心懷攜貳，雖號稱統一，而隨時潛伏割據危機，欲免此弊，必須不分畛域，概以德意敷布，使全國均立於統一的中央政令之下，而後乃能使億兆悅服，莫敢異議，曠觀全國在中央支配下之各省果能躋於此境地否？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也。如僻處西南之貴州，前處軍閥虐政之下，人民憔悴已久，幸承中央義師平定匪亂，統一全國，人民箠食壺漿，期望仁政以解倒懸

、乃二年來民困未嘗稍抒，匪風增漲不已，且微問省當局無形有敝屣本省人才之意，致智識階級，多數流離失所，如此雖在統一之下，何能謂為大同。懲前毖後，鑒古證今，吾人以爲中央第一須對於地方大吏嚴格擇賢，責以時效，防其懈怠；其次各省情形雖有不同，民族平等決無二致，中央決不能以某地文化稍低，遂加歧視，本此二點以檢查各地，立待矯正者，恐不止一隅也。

近年來中央權力直接可以支配之省，多以外籍人才主持軍政，此實統一過程中最合理之現象，亦可謂進趨大同理想之必要步驟，全國人士，靡不傾誠擁護，此中最顯著之效，如各省割據之象，漸次消滅無形，而全國

軍隊，亦一致服從中央，不甘爲個人所奉用，充此精神以普及平民，則大同之世，立可實現，惟惜尚有最少數不肖軍人官吏，猶以人民可侮，不顧中央威信，致一般小民，時生誤會，此誠美中不足之事，故吾人對於中央之交換各地人才，致爲贊佩，但希望對於疆圻重任，慎選賢才之士，庶使由軍隊之知愛惜國家再進一步而爲官吏之知愛護地方，人民不勝馨香禱祝謳歌以頌矣。

最後由中國大同進求世界大同，實爲一定不易之事，惟中國現雖漸臻統一，然僅爲政治的形式，若究其內容，無論文字語言幣制各端，均未至大同境界，長此不加改造，終爲民族復興之梗，故內求全國大同，不特爲

中國真正統一之前提，且爲民族復興之條件，以余觀察，此中途徑，第一宜普及教育，使各地文化程度漸趨平衡，一切制度得以實施；第二宜發展交通，使各地天然畛域無形打破，一切阻隔自可潛消；第三獎進合作事業，使全國人民習於互助，發揮羣的本能，自能掃除歧視；第四提倡遊歷考察，使多數人民易於接近，聯絡感情，交換思想，自能諒解提攜。此皆淺而易見之事，限於時間，無暇闡述，所望政府注意於前，人民督促於後，則中國之大同，庶有實現之日也。

中國婦女參政的回顧與前

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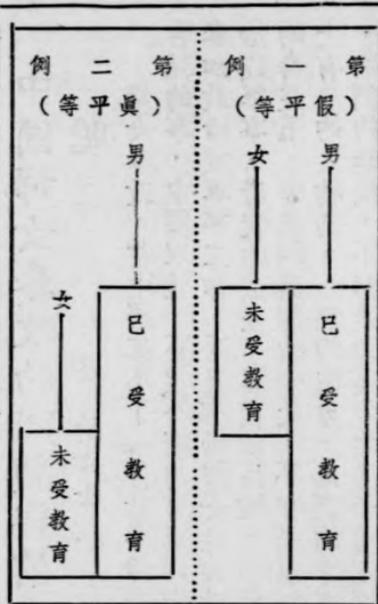
龍綺女士

婦女參政，在中國算不了一件什麼稀奇古怪的事，中國以往，不但不斷的有過婦女參加政治或軍事工作，而且有過婦女主持政治或軍事，唐代的武曌，漢代的呂雉，明代的秦良玉，清代的葉赫納喇氏，不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嗎，她們的魄力，她們的才略，她們的學識，不都是與英俊的男子並駕齊驅嗎。其他：像太姜，平陽公主（柴紹妻），上官婕妤，高太后（宋英宗后任用司馬光竄出呂惠卿），韓氏（晉朱序母），石龍夫人（馮寶妻），花木蘭，梁紅玉等，在政治上，在軍事上，各有她們的建樹，各有她們的見解和胆略。何況秋瑾為革命而犧牲，秋雨秋風，愁絕千古。可見得婦女，不僅是「賢妻良母」就能夠完滿她的人生意義，她也有國家，也有社會，同男子一樣的為國家為社會的構成分子，所以我平日常說：「國家興亡，匹夫匹婦都有責任」，顧亭林的話，專尊重男子一方面，是不對的。

有人說：從前是女子的中心社會，男子屈伏，後來因為女子生理上的變遷，體魄不及男子，日漸退化，遂一變為男子的中心社會，於是事事受制於男子，不惜戕害肢體，兩耳穿孔，天然的足，弄得像兩個猪蹄，家事還顧不了，那能還有力量來過問國事。為什麼女子會到這種境界呢，不必引古證今，或是遠徵歐美，這很顯然的發見是男子自私，埋沒了他「人類平等」的良知，利用婦女愛美的天性，不斷的襲擊誘惑，漸漸由健美的方面，變成娥媚，什麼西子捧心，飛燕掌舞，甚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孔子說：「三王之道若循環」，我說：男女之道，何嘗沒有循環，於是中外各國女子解放的呼聲，真是泣鬼神，動天地，激烈一點的，就主張奪回女子中心社會的地位，這不但不能，且中了馬克斯階級鬥爭的毒。我主張要男女平均發展，都成為國家社會的核心，不能偏重那一方面，有了偏重。就有競爭，失却「人類平等」的精神，優勝劣敗，往復無已，這是何苦呢！

在沒有打破家族制度以前，除了變態的

或是不可靠的獨身主義而外，家庭的組織仍然是需要，那末，男女的合作，從「室家」兩個字上，十足表現男女不是敵視的，是互助的，男無女不能成室，女無男也不能成家，男子不能個個從事政治活動，女子也不能個個埋頭在家庭裏面，因各人能力的不同，環境的不同，當然事業上的成就也不同，這是男女都沒有什麼分別的。假使不問男女已受教育未受教育，只知道平等，縱然爭得平等，也是一個假的（如第一例），若是從教育上去競爭，然後爭得的平等，纔是真正的平等，（如第二例）。



中國的婦女，受了兩千多年的束縛，大多數過慣了倚賴的生活，一旦解放，真覺得莫名其妙，老太婆喃喃的咒咀，固不足為奇，青年婦女的誤解，更演出不少的悲劇。結果：囹圄吞棗，不論老少，都來埋怨解放，就好像林肯解放黑奴，黑奴失掉了養活他的主人，自己沒有力量去生活，反怨恨解放他的恩人，生生的將他刺死，這不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嗎。爭男女平權，爭婦女解放，爭婦女競選的姊妹們，不要忽略了這一個故事，所爭的結果纔有着落。何況男女的平權，婦女的解放，在中國用不着爭已是很容易的取得了，鄉鎮自治施行法第七條第一項，市組織法第六條第一項，均規定：無論男女取得了公民資格後，都能夠行使四權。在立法的系統上，國民代表選舉法第三條，公民宣誓登記規則第二條，都根據着男女平權而有滿意的規定。現在訓政快要結束走上憲政的時候，僅僅隔一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階段，凡我女界同胞，只要經過公民宣誓登記，就有選舉或被選舉的資格，何必在選舉種類以外組織婦女競選會，推舉候選人，又偏於南

京市的方面，所推的未必都是全國婦女界所屬望的人，況仍未忘情於要人的太太，在男女平權發展的初期，有此畸形的現象，不免阻礙女權運動新的姿態。且南京市的優秀婦女，並未都搜羅到婦女競選會內，或是不願在婦女競選會內競選，依照一般選舉種類去競選。避免「終南捷徑」包辦競選的嫌疑，若是都贊成婦女競選會的話，就要引起男女仍不能平等的歧視。

婦女解放，自應先從婦女知識解放做起，不去解放婦女知識，其他的解放談不到，參政更是沒有希望，不過做少數知識婦女的傀儡。民元以來婦女參政的失敗，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教訓，沈佩貞等的一蹶不振，傅文郁等的徬徨歧路，石淑卿等的回到家庭，都是遺忘了婦女羣，只知道揮動女權的旗幟，謀個人的出路，這種的女權運動，能夠得到多數的代表出席，我相信永遠的不能成功。況得到了參政權以後，不是同男子一鼻孔出氣，就是心灰意冷，從未同全國女界想過一絲一毫的辦法，總理也會說過：「廣東的省議會，便有女議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

的做議員，與聞國家大事，地位該是何等高尚呢？……外國女子爭參政權，不知道費了多少能力，犧牲了多少心血，還有許多國家爭不到手。中國革命之後，不要女子來爭，便給女子參政權，議會之中，設立女議員。但是一般女子，都不熱心這種參政權，就是做議員的女子，沒有做很久，便心灰意冷，不繼續去奮鬥，廣東都是這樣，別省更可知。所以二萬萬女子，至今還不明白民國，還不能理國事。一立法院也有過女委員，替女界爭到了一些什麼呢？做了一些什麼呢？他們還不是「心灰意冷」過他委員的生活，頂多不過出席婦女團體講演幾句，全國的婦女界還不是大多數不明白國事。我以為爭代表，並不能造福全國女界，只能在個人方面可以得一個「心灰意冷」的出路，不如替全國婦女界爭教育，想辦法，總理說：「處於今日，自應認提倡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教育既興，然後男女可以望平權，女界平權，然後養成真正共和民國」。無如患了貧血症的中國教育，大多數的兒童都不能入學，女孩子的失學自然更多，少數的由學校回到家庭

不能服務社會，又不屑做賢妻良母，盪髮，曲線美，蔻丹，交際曲，已經鬧個不清，那能希望他明白 總理的遺教。以往的女子教育，一方面是反對賢妻良母，一方面是反對服務社會，因此兩方面的教育都是空虛的。我以為服務社會是對的；賢妻良母服務家庭，在空前國難的中國也很需要，這兩種教育應該打成一片，不可分開，從自己方面看是家庭，在他人眼光中又為社會的集體之一，故家庭與社會本來沒有什麼分別，能夠整理好家庭，也就是整理好社會，譬如能夠辦托兒所，而不能照管自己的孩子，這種服務，除非是墨子的信徒。所以英、美、德、導所，比利時、丹麥、波蘭、日本等國的女子學校，都有家事學一門，英美兩國更為發達。一九二三年夏，世界教育會議在舊金山舉行，到會的有四十個國家，都贊成職業教育主張，在女子教育中加入「家事經濟」一組的

課，英國為推行家事教育計，設有全國家事研究委員會，以為調查規畫的機關。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國會通過國帑補助職業教育經費案中，以家事一科與農工並例，年撥補助金六十萬元。一九三四年，德國國社黨婦女協會會長 *Scholtz-Klein* 因為感覺母親在國家中所占地位的重要，創辦一個「德國母親指導所」，專門灌輸婦女關於家庭及兒童的一切知識，預備他將來做良好的母親，這種教育計劃，不限於受公衆撫養的婦女，舉凡各階級的婦女皆可參加。城市有八十處「母親指關於兒童及家庭的一切問題，母親都可以請求指導。剛結婚的大姑娘，或是受托撫育兒孫的老太太，莫不高興的踴躍參加學習：

(一) 育兒，(二) 家庭衛生，(三) 教育，(四) 烹飪，(五) 縫紉等課程。再來看蘇聯的婦女，今年五月十日，也在莫斯科格蘭姆林宮舉行「技師和技術勞動者的主婦第一屆

聯邦大會」，到會的有重工業技師和技術勞動者的主婦三千名，她們的議題是：幼稚園，托兒所，療養所，共同住宅，蔬菜果樹的培植，和適宜家庭主婦的問題。好多婦女們在會議的講壇上慷慨的說着：我們要幫助丈夫發展社會事業，我們要在家庭內幫助丈夫，更爲到國防來養育自己的小孩，這種劃時代的新女權運動，是值得注意的吧！可憐我們有知識的姊妹們還在亨羅蘭夫人的老調，而且是我們已經取得了的老調！以做女官爲惟一的出路。

姊妹們啊！妳們不要忘記了妳的家庭，妳的家庭，是如何的美麗呀！是如何的可愛呀！是如何關係國家的存亡呀！妳要幫助妳的丈夫發展社會事業，妳要爲國防來養育妳的孩子，妳不要忘記家庭和社會打成一片，假使還有國家的話，離開了家庭沒有社會，娜拉究竟到那裏去了呢？還不是個謎。妳要

參政，先要整理妳的家庭，尤其先要修養妳自己，大學上說得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種功夫，在男女平權平等的原則下，是要互相策勵，共同合作的，「欲明明德於天下」，不能專靠男子，女子是一樣的有責任。於是乎不僅是做賢妻良母，實在是社會重要的構成分子，如此，纔能完成了人生的意義，就是不願意參政，社會也不致遺忘，不願意競選國民大會代表，但是國家期待着，期待着展開女權運動新的姿態。



茶市風光 小言

如果「傍水知魚性，近山知鳥音」的話沒有說錯，那麼，我們這些生長「茶叢樹」下的人，來談茶市風光，當然比一般「耳食」的採訪者——「走馬看花」式的考察者，要格外真切些。

茶市風光，確實值得一談，不過，各地有各地不同的風俗：筆者生在以茶著名的婺源，現在，也只限于談談婺源：

婺源以茶葉為出產大宗。當然囉，人家也就以此為衣食的源泉。在茶業沒「開園」以前，家家便須把米叢柴（即松木柴），一一預備停妥。因為「開園」以後，人人都「朝于斯夕于斯」的忙着做茶：那時，你就是肯出高價來糴米買柴，也是冇錢無處使了。茶葉頂多的人家，有二三十担，

（普通是擔把的多數）以前五年最高價每担六十元計算，這筆大大的收入，也就可觀了！不過，茶葉這東西，說老就老，今天應當要掬的，它就不容你等到明天，因為它滋長的速度，是「一番雷雨一個樣」。如果你把昨天應掬的「荒枝老艸」混在今天的一塊，那你全部的好茶，都要受着這少數「荒茶」的大累了！茶號家就借這「荒」字的題目，在開秤時，大大的貶你的價值！茶戶為預防「荒老」起見，在「開園」的期間，就到處拉人，無論是過路的旅客也好，逢人就喊，「老表！做茶吧？一塊錢兩工」。而一般擔担的「樂平佬」，便成為臨時的茶工了！在忙着做茶的半個月中，真是累到要命，「雞啼睡覺，天亮起身」，個個都弄得筋疲力竭，「聯床珍重，耶辛苦，隔斷巫山雨不行」。始信古人「逸則淫」的話，真是一點不錯！



在茶園所感觸得到的，除鳥語花香，青山綠樹大自然的景物外，偶然的也聽到一二聲小姑娘唱的：「山茶花，水茶花，生個囡兒莫封（即嫁）秀

才家！……山茶花，滿山紅，五月黃梅水更洪（預測大水）的小曲子。至于做唱此和的男女情歌，在敝邑根本就沒有這一套。

茶園收工後，接着便是茶說的開

門了，全村的老少婦女，後的信的，都集中在一堂，到此你就可以了解，要熱鬧，做茶說的道理了。揀茶的揀茶，燻茶的燻茶，揀號就班，井然有序。若說工錢，那就可憐到極點了

：揀工每天二十個紅圈，每園銅元一枚，共記一日所得，只制錢二百文；燻工雖然比較好些，每洋五工，但是終日伏在熱可炙人的火鍋上，這苦也就夠受了！



暑期學校 (夢)

適應現在社會的需要，學校一天比一天增多，除了大學中學小學而外，還有什麼補習校啊，訓練班啊，傳習所啊，函授校啊，到了夏日，還有暑期學校，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總算是社會上的好現氣。可是實際研究起來，這種情形，好似人身患了熱癍症，腹瀉病一樣。雖有人說熱毒蒸發，免成別病。腹瀉降火，與健康無妨。究竟還是有病的好呢？還是沒病的好呢？不必細講，當然人人都知道無病的好。古人說：垂拱而治。雖然有人指為社會不進步的原因，然而風起雲湧的現象，便可認為事業進步麼？總得社會一切，都循了正軌，按部就班而行，縱使風馳電掣地前進，也就不覺有所事事了。故垂拱而能治，真真不容易啊。學校情況，豈能例外。先就學校的一節故事，敘述出來，看一看，近年來社會上的教育，是不是真真發達？

二年前上海開北某私立大學開辦暑期學校，登中新兩報招考暑期生三百人，課程除國英算外，像物理，化學，生理學，經濟，歷史等，沒有不備。據報載教授們都是著名碩博及大師。其招徠學生的力量，自然特別充足。到了報名截止之期，報名者竟達六百餘人，超過定額一倍，當時學校方面，總算顧念學生嚮學之殷，特為增加學額，盡量容納，熱心教育四字，真可當之無愧。但學生每人應繳之費，如學費，自治會費，運動費，宿費，用品費，基金，雜費等，共計三十元零。每天上課時間，約三四小時。所聘教授大師，均係開學時一到，便托人代庖了。你要去聽聽講也好。否則游泳，跳舞，飲酒，嫖，賭，都可隨你所欲，不必請什麼假。有幾個老實的，遇事真去請假，訓育主任們，卻又神氣十足地問長問短，一不對題，便不准許。所以大家也就知道請假不容易，反是隨便出入的好，免得碰壁。至於上課時，學生們有書呆子，總想討論討論功課；可是不同則已，一問反惹起教師們討厭。有一位教師，學識本來有限，而生性卻目空一切，環顧宇內，研究學問一道，大有舍我其誰之概。偏遇見一位學生，與他

性情彷彿，向來藐視一切教師。這一日這學生在上課時間，起立問教師曰。東西新的好？還是舊的好？他曰，現代一切是求進步的，當然新的好。又問學識也是一樣麼？曰是的，該生曰，先生所學，都是已往的，舊的，烏足以爲教乎？他竟無以自解。該生又問現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無不長嘆着說，無人才使用，然則如老師者，當然是人才了。他謙曰！那我却不敢自稱。但對於本課有些究研耳。該生恍然悟曰，怪不得現在社會上沒有人才呢！像你教人者，尙不能認爲人才，那末受教者，怎會變成人才呢？他曰，那句話，是我自謙之辭，該生曰，在你口裏說自謙，在社會上，又沒人肯說你有研究，那末你且終於不才矣。先生面紅耳赤，應鈴聲而出教室。全校傳爲笑談。居然校風，亦自是一變。人人皆不肯作謙辭，而人人皆自稱人才矣。人才既多，各教師亦皆攝於人才之聲威，每天敷衍敷衍。



靈 臺

不可說的原因

聖水奇春錄

月明人倚樓隨筆

藝苑

海外風光

不可說的原因

蜀青

對於運動，因爲環境關

學生們亦皆自視甚高，不屑讀書，每天跑跑夜花園，吃冰淇淋，遇見同學密司某某，談談風月，或同到安樂宮大華飯店跳跳舞。高興起來，還要到斜橋總會，虹口總會，消消不夜之夏。此固就浪漫一派而言。若一部勤苦學生，因校課鬆懈，亦無精打彩地自己溫溫舊課，以備入學之試。進步之說，簡直使人嗤爲呆想了。可是有一部從外埠來此赴考的學生，比住旅館便宜得多，原亦不在乎學也。故皆揚眉吐氣，高興得很。日子很快，兩月過去，暑期既畢，學校結束，統計學校收費共達一萬八千餘元之鉅數，除以墊補學校辦公費，及教職員薪俸外。淨餘八千左右。是謂學校之收穫。

暑假之內容有如是者，其他恐亦不免有類似者，雖未必果皆如是，成績非常者自亦不在少數，但照上述情形之學校，終期其能始終絕跡於社會，斯吾青年之大幸也。

係，沒有相當時間，一向置之腦後，這一次世運，可是例外。友朋敘談，都以此爲

資料，有時還一本正經的問我，這一次世運的失敗，究竟由於何種原因。這一來，就逼得我不容絕口不談了。

究竟由於何種原因？這

句話很有分量，決不能再像平日用模稜兩可的話來對答了。搜尋資料的結果，偶然

記起有一天晚涼小坐，和朋
友閒談，據他聽來的謠言，
說世運之失敗，一則因為選
手出國的時，匆促，沒有充
分預備的機會，一則因為各
位選手，沿途船上吃酒跳舞
，太辛苦了，精神疲倦，影
響於體力。

預備時間匆促，是承辦
人的過失，精神疲倦，影響
於體力，是選手們的大意。
從好的方面說，極容易補救
的事，不足為奇。但是從壞
的方面說，可以用一句話來
概括，『不負責任，』若是談
到不負責任，豈但世運，什
麼事都有失敗的可能。

承辦人，大抵都是年高
有德者流，雖然事關民族禮

面，偶爾疏忽，到還無傷大
雅。至於參加運動的選手，
當然是血氣方剛，力強年富
，似乎有點難乎為情。

所以對於朋友的閒談，
我真當他是謠言，而對於另
一朋友的問話，我終於無言
可對。幸而在報紙上看到別
一條報告，是世運的失敗，
根本上由於體力孱弱，方才
長長的吐了口氣道，幸而體
力孱弱。可又回想起已往一
幕幕的打破紀錄，又似乎滿
不是那麼會事，這就無話可
說了。

聖水奇春錄

（二續）

憶 鶴

新年結束後

新年，雖然百事停頓，惟有拜年

，是決是不可避免的麻煩，而這一次新
年，却又當別論。原來略微有點身家
的人，都拖男曳女，逃之夭夭。上海
租界上人口增加，杭州省會裏人口隨
之而減少，所以拜年就趕不上往年那
樣起勁。在我却正中下懷，落得鬆
懶。於是初一，初二，一直到初五，
幾天光陰，全響在關門作樂中，偷偷
的度過了。一到初六，似乎是夢醒了
，不得不上了衙門走這一遭，強，年，
海，也各有各的事，家中祇騰了她。
出門，坐上了洋車，她又曳開了半扇
大門，在門縫裏低低的說，早點回家
呀！這明明是恐怖之中，含着極大的
希望，我點了點頭，她方才縮回頭去
，砰然一聲，大門掩上了。我坐在車
上，一陣心亂，無端的感覺着有點淒
然。

車過豐樂橋，新民路，兩傍一帶
商店，兀是靜悄悄掩上了門。偶而有
一陣年鑼年鼓，隨風飄來，也都冷冷
清清，淒淒慘慘切切，不像往年那樣
熱鬧，路上葉葉葉一陣皮鞋聲過去，

接着擦擦擦一陣草鞋聲，草鞋聲過去之後，又接上一陣笨重的車聲。車上機關鎗，大砲，鋪蓋，籠籠全有。丘八他們的神氣，和往常也很有不同之處，往常是揚眉吐氣，現在都是垂頭喪氣，似乎各人都有一腔心事。據我猜想，大約恐怕上江來的革命黨，枕心此去兇多吉少，舍不得家中的老母和妻子吧？

車到了衙門口，停下，進門，一直踱到辦公廳，如入無人之境。好容易在辦公廳的一隻角落裏，發現了業已先到的兩位同事，正取同一姿勢，把一條右腿，擱在左腿上，搖着頭歎氣，在這風聲緊急，草木皆兵的當兒，有這幽閒鎮靜的態度，真可以教人佩服。內中有一位，見有人進去，很驚訝似的站起來道，哟，你今天還來，我們沒處躲，才冷清清地在此受罪，你這又何苦呢，反正來也沒事可辦。我雖然同情於他的一片好意，可又不能因他一句話，掉轉頭來就走，祇好敷衍着說，靈靈市面（註一）也好。柳先生，是同事之中富於談話藝術的前輩老先生，據說他的言論丰采，是由橋上村（註二）中訓練而來的。

極平凡的故事，讓他一潤飾，一鋪張，會得有聲有色。何況他又兼着督軍公署的秘書，自然有不少外界所不能知道的新聞材料。在他演說的時候，除了公役以及守衛不鈞資格外，其餘誰都要跑來，敬聆妙論。有不少當代虎鬪龍爭的故事，風流香艷的新聞，可惜手中少了一塊醒木，不然的話，柳敬亭蘇蠅生，豈能專美於前。雖然有人批評他貪嘴，刻薄，然而這究竟是題外文章，謔言妙論，仍舊不失其為謔言妙論。無如這一日他偏巧沒有來，難怪兩位同事，要搖頭歎息，抱膝長吟了。

新年本來是大家休息的日子，況且時勢又來得這樣尷尬，自然政簡刑清，大家很靜穆的坐了一會，柳先生也終於不會光降，兩位同事，微有倦容，鄙人也浩然有歸志。於是乎彼此自由停止辦公，至於寒暑表是否業已升高到九十度以上，那也顧不得許多。

強，年，海，一個個像烏大菱壳（註三）那樣拿攏來了。結果嘩啦啦一聲響，倒出一百三十六張，蓋起了二寸不足，一寸有餘，雪白的洋錢來，

拚命打仗。看看天色，有點黑沈沈，聽聽自鳴鐘，整整打了五下。這時間和天氣，方城之戰，最好沒有了，環境姑且不提。

從這一天起，覺得上辦公廳毫無趣味，索性躲在家中，拚命打仗，如是者，大約有一星期之久，雪白的洋錢，越疊越低，內中祇有強一人，與高采烈，上街買袍料，搨便宜貨。

註一 靈靈市面，打聽消息之術。

註二 杭州的豐樂橋，有豐樂園茶館，向來為落拓文人聚會之地。高談時事，都無忌諱。舊習敬重文士，不以落拓而少之。故自有其一部分潛勢力，杭人以橋上幫捧之。

註三 杭紹土語，以游手好閒，不期而集者，謂烏大菱壳之余集，其意不知何居。烏大菱壳者，菱角之壳，素而變色，大約既係廢料，又加朽腐，宜乎不登大雅之堂。但於此又須聲明者，此語蓋非貶詞，而係諛詞也。

月明人倚樓隨筆 (續) 許寶駒

蘇子瞻之受用

蘇子瞻題臨泉亭子曰：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泉亭子之上。」此寥寥數十字，泯古今之跡，祛天人之界，浩浩落落，是何等胸襟？何等氣象？又新居詩曰：「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疏影，短籬尋丈間，寓我無窮境！」時坡翁方左遷儋州，而胸次悠然，不為物滯，清妙澹遠，有聖賢之樂，又是何等胸襟？何等氣象？此是坡翁真學問，一生受用處。後人能知其如何受

用，方能讀其文字也。

韓擒虎

閒居默數古今人物，或生據高位，而不同腐草；或名垂百禩，而生不逢時；惟韓擒虎生為上柱國，死亦不失為閻羅王，自是第一幸運兒！惜張娣娥輩，無處控冤，月

蕉苑

詩

蕉石詞

沁園春

顧女士萑香詞載詠園
千四首旖旎綿綿遊斐處
莫為不可及戲成此闕
自知不及也

十二。闌。干。綠。繞。迴。廊。土。花。漸。封。
看。筠。簾。空。地。憑。伊。遮。護。謹。籬。映。
月。讓。汝。玲。瓏。人。立。蒼。苔。迴。身。小。

冷胭脂，長教淚枯金井耳。

以文言譯語體

以胡適對方還，字唯一 崑山人

譯為語體，則為「那兒去」，
「剛回來」；頗稱巧合。至某
大學攻試國文，有以「尸位
素餐」譯作「死屍座位的面前
供了一碗素菜」，直是「黃絹
幼婦，外孫齋白」！

蕉石詞

琴愉老人遺稿

凭。約。住。榴。裏。異。樣。紅。前。宵。雨。漫。
輕。移。纖。步。怕。印。鞋。弓。懊。儂。綺。
夢。成。空。憶。人。俯。秋。花。第。幾。叢。更。
不。堪。回。首。舊。時。明。月。與。誰。同。倚。
一。笑。春。風。棠。泣。蝸。階。梧。飄。鴛。鴦。

不盡迴腸宛轉中銷凝處似予
愁萬種已字重重

虞美人 秋柳

江潭細雨輕霜下清簟辭殘夏
絲絲涼入玉關秋惹得隣家思
婦下簾鈞 清明會共長亭

話不繫青驄馬明年千萬縮行
舟莫放一江春水向東流
浣溪紗 戊午端陽後三日作

櫻筍春盤節已過輕衫疊雪試
香羅羈愁不定似春波 無地
避愁逃入夢醒來依舊是愁多
可知夢好待如何

東風第一枝 風下城東泛舟

淺渚迴漪輕雷瀉瀑晚涼來趁
團扇一篙春水初生人坐鏡中
天平平橋臥柳乍疑是前村路
斷趁輕舟拂柳穿橋又見荷茨

零亂更城郭夕陽紅滿又幾
點佛螺煙軟人家兩岸清砧不
似秋砧哀怨風光客裏且休說
天涯游倦問濟南名士誰家同
話水天平遠

湘月 壞塔

積唐一老換蟲沙幾劫猶賸殘
礎古佛荒苔同寂寞怕有暗塵
侵蠹濕雨黏根浮嵐填罅凍鶻
尋巢處此翁天外不知因甚愁
俯樓上詞客江南白頭吟
望對哀鈴淒訴梵宇琳宮渾不
似除卻斜陽誰主瘦骨支寒枯
顏扶夢不肯軒軒舉金輪半缺
算來惟有雲補

菩薩蠻

風吹暗雨穿窗罅殘燈無燄愁
清夜夢憶玉人簫垂陽舊板橋

秋衾寒戀夢壓枕愁偏重珠
帳散芳塵流蘇不買春

鷓鴣天

支枕愁眠酒乍醒懷人何處問
雲耕蕭蕭涼葉喧鴉夢耿耿疎
星點雁程 思鏡笑憶香盟
疎橋小檻舊時情一愁雙鬢垂
垂白孤夢千峯歷歷青

詩

哭陳氏大姊

一位

廿年涕淚隔風塵避亂纒成聚
海濱媿媿家常仍昔日垂垂老
病入深春艱貞慈幼操持苦孝
友承先德性真蕭寺一棺思甲
子 郭氏姊逝逾一紀甲子清明
會為詩哭之舊京隆安寺 白頭
骨月賸悲辛

文

現代名伶傳自序

壯侯

蓋聞蕭韶九成，和聲鳴治世之盛，霓裳一曲，鈞天樂樂部之先。稽古史之遺規，溯梨園之往事，知天寶而後，伶官始著於國乘，嘉道以還，供奉乃稱於昭代。曷由和闐有輝，瓊玖不能閱其光，華露競輝，荼蘼不能掩其迹。是以漸離擊筑，秦皇動容，王豹善謳，齊俗不變，未有卓揚上厲，靈光已著於當時，而文采風流，聲聞不施於後世者也。自清廷更始，咸同中興，世運承平，謳歌聿起。惟時天潢貴胄，閭閻豪門，喜廣宮商，不諳雅頌，使皮黃之淺俚，厭崑弋之文詞，當代伶工，迎合意旨，一時詞翰，步武清塵，莫不殫力推敲，曲意趨奉，取節拍於詞曲，祝敵皆新，寄情感於字音，南北悉合，雖秦峴兩譜，間亦湊場，而漢徵各腔，終難比述。迨於清末，以迄民國，聲譽倍增，雅俗並重，况復新腔迭起，舊譜重翻，短劍縱橫，長袖綽約，鳴金戛玉，如登崔九之堂，偷字減聲，不假李蔡之笛，盡人天之能事，寫悲歡之前際，即景即情，如真如畫。從知中散雖佳，廣陵未絕於人間，月關雖遠，仙樂無藉於天上。至於雍容翰墨，兼擅文人之長，慷慨悲歌，不乏豪俠之士。蓋從古迄今，聲技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用能警濤風，振末俗，康頌立愴，為師儒之副車，動魄驚心，僨人羣之寶鑑。是以域內不脛而走，殊方梯航來迎，直為文化之先聲，豈徒聲色之娛樂而已哉！夫軌範蠶聲，乃國史之令典，而操觚紀實，亦裨官之私乘，指絲竹以掩憤。集箏屢而退想，以孤憤香艷之筆，作伶儉優孟之文，雖無子長紀事之才，微效彦伯傳贊之例。不辭諛隨，廣為

蒐羅，固知選詞徵歌，非正史所有，而傳真搗藻，亦大雅所為也。

海外風光

英皇嗜煙

英國皇帝愛德華第八是一個極好吸煙的人，但是英國宮廷儀制是不容許皇帝多吸煙的，這種煞風景的限制，使英皇非常不痛快。

他在未即位前，為高爾斯親王(Gales)時，因為喜歡各式煙斗，所以有許多人送他各種大大小小的煙斗，成了一個展覽會。在他的文詩索爾(Windsor)堡中，佔了很大的地方。

阿王的嗜好

阿王在國亡後，流亡到倫敦，住在離阿國使館不遠的加特公主(Catho)的一間小房子裏。這房子裏面是按照阿王的嗜好佈置的，房中裝置着各色鏡子。但是他最愛的是一面小鏡子，這面小

一位

鏡子永遠在他口袋中帶着。不時的取出來照照他的鬍鬚，看看是否合他的意。

他還有一隻心愛的小狗叫特羅特。是兩年前英國駐阿公使送給他的。他一向從未離開過宅，並且替它保了一萬利佛爾的險。

蕭伯納的滑稽

大幽默家蕭伯納，最近被請去參加一個音樂夜會。可巧一位樂師在奏樂時，出了一個很大的錯。這時這位老頭子便又露出他的不能忍耐的性情來了。他向鄰座的人問道：「這樂師為什麼沒聽出他奏錯了？」人家說：「他是聾子。」蕭伯納道：「那末他奏完了的時候，還得有人向他打個手勢，告訴他已經奏完了吧！」

益新教育用品社

專售中西文具繪圖
儀器測量用具運動
器械美術用品德法
畫片音樂器具印刷
用品簿記表冊以及
教育各項器用一應
俱全門市批發歡迎
惠顧

總店：上海福州路四一〇號
分廠：上海南京路一八號
分店：南京太平路一八號
電話：二一七〇四

首都新報

言論公正
消息敏確

本報出版迄今聯將七載平昔言論公正編排新穎為 各界所推崇近更銳意革新站在時代前面期盡報人天職每日刊行兩大張遇有特殊事件增加篇幅直接向本報定閱每份每月大洋六角全年僅收六元外埠每月另加郵費一角六分全國各郵局均可代訂省却匯水及寄信麻煩報價并不增加至於廣告效力因銷路廣大而益宏廣告費又甚低廉區區為社會服務之心當 各界共諒也

社址南京新街口北中山路電話二二八三三

介紹

中心評論

出版者：正中書局
主編者：周開慶

本刊特點

抱持嚴正態度討論實際問題
把握時代要求樹立中心輿論

每月出版三冊，全年三十六冊，每冊五分，全年一元五角，半年八角。

訂閱處：南京正中書局
編輯處：南京大石橋單牌樓四號

青年健康指導

★ 閱贈 ★

內容豐富敘述詳明凡青年欲求身體健康亟宜閱讀函索請註明姓名地址職業并須附回件郵費五分即寄贈

廣東瓊州海口東馬路實業雜誌社醫事部

南京市政府第一六四期公報出版

南京市政府公報第一六四期出版本公報內容編制計分委令法規會議公牘布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每月出版一期現第一六四期業已出版定價每本大洋一角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均有代售如欲定閱請向市政府秘書處編輯股接洽可也

揚子建業公司

設計監工及承造各種土木水利工程

- 最近經辦工程撮要**
- 一、中央黨部會議廳設計監工
 - 二、中央廣播無線電台承造
 - 三、上海靜安寺路靜安別墅(設計監工)
 - 四、杭江鐵路東段江大橋金華江大橋及龍游靈山港大橋(承造)
 - 五、江蘇王竹兩港潮水閘(承造)
 - 六、杭州第一公墓(承造)
 - 七、南通大生電廠(設計及承造)
 - 八、江甯水泥廠(設計及承造)
 - 九、揚子江水利委員會白茆閘(承造)
 - 十、浦東電廠(設計監工)

總公司：上海愛多亞路壹百拾號 電話：18549
分公司：南京正洪街十五號 電話：23232

本刊價目表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零售
二百八十八元	一百七十二元	月(十二期)	每份
一百六十八元	一百零八角	年(二十五期)	四份
九十六元	五十七元六角	年(五十期)	三角八分
			七角
			一元二角

▲本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特別廣告

(封面底面)

普通廣告		特別廣告	
時間	全	時間	全
全年	三百六十元	全年	三百六十元
半年	二百十八元	半年	二百十八元
一月	四十二元	一月	四十二元
每星期	十元	每星期	十元
每二星期	十九元二角	每二星期	十九元二角
每三星期	十三元六角	每三星期	十三元六角
每四星期	十一元二角	每四星期	十一元二角
每五星期	九元六角	每五星期	九元六角
每六星期	八元四角	每六星期	八元四角
每七星期	七元二角	每七星期	七元二角
每八星期	六元四角	每八星期	六元四角
每九星期	五元六角	每九星期	五元六角
每十星期	五元	每十星期	五元
每十一星期	四元八角	每十一星期	四元八角
每十二星期	四元六角	每十二星期	四元六角
每十三星期	四元四角	每十三星期	四元四角
每十四星期	四元二角	每十四星期	四元二角
每十五星期	四元	每十五星期	四元
每十六星期	三元八角	每十六星期	三元八角
每十七星期	三元六角	每十七星期	三元六角
每十八星期	三元四角	每十八星期	三元四角
每十九星期	三元二角	每十九星期	三元二角
每二十星期	三元	每二十星期	三元
每二十一星期	二元八角	每二十一星期	二元八角
每二十二星期	二元六角	每二十二星期	二元六角
每二十三星期	二元四角	每二十三星期	二元四角
每二十四星期	二元二角	每二十四星期	二元二角
每二十五星期	二元	每二十五星期	二元
每二十六星期	一元八角	每二十六星期	一元八角
每二十七星期	一元六角	每二十七星期	一元六角
每二十八星期	一元四角	每二十八星期	一元四角
每二十九星期	一元二角	每二十九星期	一元二角
每三十星期	一元	每三十星期	一元

本社通信處南京玄武門內大樹根三號

號〇六四字宣證記登部黨市別特市京南
 號一九九八第證記登局會社府政市京南

救濟農材破產之生力軍
 中央農場

出品要目

優良菓苗 應有儘有
 各種森林 森林種籽
 各種花木 花卉種籽
 各種荳類 蔬菜種籽
 中西瓜種 實用農具
 除虫約劑 農業書報
 詳細目錄 函索即寄

發行書報

中央農場特刊 中央農場月刊 中央農場叢書
 每冊一角 每月一元 全年六元
 每冊一元 每月五角 全年三元
 每冊一元 每月八角 全年四元

上海福州路四十四號
 上海福州路二號
 上海福州路六號

中國實業銀行

國內各埠設有分支行處

匯兌迅速

通匯國內各埠

利息優厚

辦理各種存款

總管理處

上海博物院路四十四號

南京分行：白下路二一八號
 辦事處：南京府

請看杭州浙民日報

本報

言論公正 歷史悠久
 消息靈通 印刷精良

社址：杭州保佑坊橋

最高法院判例要旨出版

本院判例要旨業已出版凡合於現行法令之民
 刑判例均已盡量編入共訂二厚冊定價平裝四
 元精裝五元(函購郵費加一)總發行處本院書
 記廳代售處各省高等法院及分院